

〔澳大利亚〕露丝·韦津利——著 严韵——译

Ruth Wajnyb

脏话文化史



Language Most F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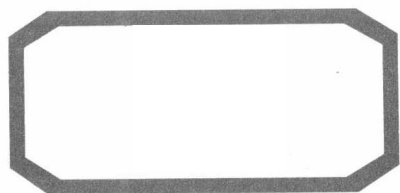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 露丝·韦津利 著 严韵 译

Ruth Wajnryb

脏话文化史

L

A



A

G

E

M

O

S

T

F

O

U

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脏话文化史 / (澳) 露丝·韦津利 (Ruth Wajnryb)

著; 严韵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9. 8

书名原文: LANGUAGE MOST FOUL

ISBN 978-7-5496-2904-6

I. ①脏… II. ①露… ②严… III. ①俗语—文化史—研究 IV. ①H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746 号

LANGUAGE MOST FOUL by Ruth Wajnryb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455 号

脏话文化史

著 者 露丝·韦津利

译 者 严 韵

责任编辑 张 斌

封面装帧 张志全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7.75 (插页2)

ISBN 978-7-5496-2904-6

定 价 49.80 元

献 给

Mark Cherry 及 Barbara Lasserre

致 谢

此书能问世，我要感谢许多人。

打从一开始，Mark Cherry 及 Barbara Lasserre 就是指引我的明灯。顺遂时他们与我一同欢笑，低迷时他们陪我一同度过，用他们的热情感染我。我要感谢他们的慷慨。

我也非常幸运，有 Allen & Unwin 出版社的编辑相助。他们是非常棒的团队——Richard Walsh、Jo Paul 与 Emma Cotter，永远那么专业，也永远那么友善。我要感谢他们对我有信心，自始至终支持我。

为了拼凑起这本有如拼图的书，我借重了许多人的知识。

有时借重的是他们的母语知识，有时借重的是他们对语言、

全书以 [1] [2] [3] 标示原书注，以 1 2 3 标示译者注。

行为与社会的一般性洞见。我非常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包括：Dimitri Akhmetov, Libi Burman, Anna Dash, Nic Farrow, Louise Haynes, Jeremy Jones, Matthew Kenny, Marcel Khoury, Andrew Klonowski, Sheila Man, Evelyn Mike, Mayumi Nito¹, George Rizk, Arnel Santos, Sergio Sergi, Andrew Spaille, Sasha Wajnryb, Marguerite Wells, Victor Yee², 以及许多名字散见于全书的其他人。

此外也要感谢一些研究脏话的学者与作家，提供了我对此一主题的思考基础，包括：Lars-Gunnar Andersson and Peter Trudgill, Keith Allan and Kate Burridge, Richard Dooling, Geoffrey Hughes, Timothy Jay, Angus Kidman and Ashley Montagu。

露丝·韦津利

于悉尼

¹ 译者推断为仁藤真由美。

² Yee推断为粤语的“尔”此一姓氏。

前言

一直到晚近，研究语言本质的人大多忽视咒骂这个主题。唔，也许说“忽视”有点过火，就说兴趣缺缺吧。此一领域寥寥可数的严肃研究者之一提摩西·杰（Timothy Jay）12年前写道：“如果语言科学就此完全停摆，我们对脏话的用法、对脏话与较正常语言用法之间的关系，都会所知极微。”^[1]这情况至今也没改变多少。

历来有大量文献专事分析语言的各种组成元素，例如过去式的“-ed”变化（inflection），或现在式第三人称单数的“-s”字尾；相形之下，研究者对咒骂缺乏兴趣的程度就更是明显得离谱。尽管我很乐于承认自己身为应用（也就是，并非纯粹）语言学家

[1] Jay, 1992: 113.

的偏见，也尽管我不愿中伤其他语言学家的专攻领域（咱们这学术圈子很小，大家得和平共处），但在此我要问——就研究主题而言，动词字尾真的跟咒骂有得比吗？如果你没投咒骂一票，那你在这儿就该下车了。**此路不通啦！**

对咒骂缺乏研究兴趣，这一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1975 年，澳洲语言学家泰勒（B. A. Taylor）发表了一份澳洲脉络下的辱骂语言的严肃研究，那篇论文开宗明义写道：

如果英文是……德拉威州（Delaware）北部的一种日耳曼语系语言，尤其如果它是某个原住民族的语言，那么一定早就有勤奋努力的人类学家对此一语言中的禁忌语言次系统（subsystem）加以辨识并描述^[1]。

泰勒和我一样喜欢借用人类学比喻，我也常提起某个“从火星来的客座人类学家”¹。泰勒接着又说，由于英文是全世界大部分语言学家讲的语言，咒骂借之建立的禁忌次系统大多遭到忽略，或者就算有人加以分析，也只是为了好玩，而非严肃研究。

近 30 年后，情况改善了——一点点。然而专论此一主题的书籍仍然不需十根手指就能数完。一种解释可能如尔文·高夫曼

[1] Taylor, 1975: 17.

¹ 意思是说，借由“火星人类学家”这样虚拟的观察角度，以局外人的视角讨论平常我们可能司空见惯、不假思索的事物。

(Erving Goffman) 所提到的, 咒骂是“最约定俗成、最照章应卯的行为……传统上, 研究现代社会的人视之为社会活动的落尘, 空洞而无足轻重——只是套用公式”^[1]。

其他人也曾论及学术界对此一语言领域的闪避。基曼 (Angus Kidman) 认为“咒骂是直觉的、明显的、不需进一步研究的”^[2]。这种观念十分荒唐, 并批评许多研究仅将咒骂视为字词的一种语言学范畴, 看不出它其实是受文化驱动的言辞行动 (speech act)。他宣称, 光是不同英语地区使用的不同标签 (英国与澳洲称之为“咒骂” [swearing], 美国称之为诅咒 [cursing]), 应该就已显示出这并非只是一种没有差异、没有变化的字词范畴。

身为研究者, 杜林 (Richard Dooling) 埋怨相关文献的难寻:

国会图书馆分类系统无法一举列出……咒骂或脏话的相关书籍。研究者……必须从精神分析的 BF 找起, 接着是俚语的 PE, 人类学的 GT,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 P, 艺术的 N, 精神医学的 RC, 然后再回到宗教与哲学的 B^[3]。

杜林认为, 在图书馆书架之间如此毫无章法地来回穿梭, 正证明了诸如屎这类的字词“跟几乎所有东西都关系密切, 难分

[1] Goffman, 1981: 90.

[2] 关于基曼对咒骂之为直觉的、明显的此一观念的批评, 见他的荣誉学位论文 (1993)。

[3] Dooling, 1996: 130.

难解”^[1]。

学术界依然看轻这个研究领域的价值，这点本身就颇具意义。有人说，今日在世的语言学家大部分以英文为母语，因此对自己的语言存在许多盲点。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若真是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语言学家何以对英文动词系统加缀各式零碎字母的语形学（morphology）这么感兴趣？我猜想，关于咒骂语言的禁忌已为这主题加诸莫大污名，使学界中人连沾都不愿沾上边，以免弄脏自己的手。他们或许认为，对此一领域感兴趣可能招来别人扬起眉毛、不以为然的反应。在实际层面上，他们可能也不认为专攻这领域会赢得其他研究者的尊重，而对大部分学界中人而言，这点是**必要条件**。

[1] Dooling, 同前。

目 录

致谢 1

前言 1

出口成脏 1

头头是脏 13

“干”啥 21

脏亦有道 35

咄咄屎人 52

野性难驯 69

屎有所闻 85

以上帝之名 110

狗娘养的 141

天生我材必有脏 167

私酒与星号 186

跨文化的脏 213

后记 247

参考书目 264

出口成脏

我他妈是怎么想出这定理的？

——毕达哥拉斯

一代又一代的孩童都曾念诵：“棍棒石头能打断你骨头 / 但骂人的话可没法让你痛。”然而，尽管遭欺负的小孩（或可称为**受欺者** [bullee]¹）用这句顺口溜当自保策略，却没人真的这么相信。骂人的话确实会让人痛。我们确实会担心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们。咱们面对现实吧，就连辞典编纂者这类认真勤恳的人都不肯把咒骂词收入辞典，生怕触怒识字大众，进而影响出版社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直到很晚近才有所改变。《牛津英文辞典》

¹ 此处是仿英文中 addressee（收信者）等字的组成，将动词 bully 与表示受者的“-ee”联结而造的字。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虽然明文宣称要“记录英语中每一个字词”，却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才开始收录所谓的四字词¹。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 的辞典编辑也为这个问题伤了几十年脑筋，迟至 1987 年才收录四字词^[1]。

关于报纸内文可以用什么字、不可以用什么字，决策者也有同样的困扰。在这类事情上，美国人（或许是清教徒影响的最后余绪？）比英国人更耿耿于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专栏作家威廉·萨法 (William Safire) 曾经写出隐晦得荒唐的句子，只为表示某个与排泄功能相关的名词就快打到风扇上了²。这项禁忌的影响力也及于非常奇特的情境，例如 1989 年爱荷华州发生一场空难，驾驶舱通话记录的誊本写道：“我们得丢掉这个（删去二字）养的了……³”^[2]就连面对大难临头、死亡将至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咒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这种束手束脚的畏缩态度仍然不改。

严肃的文字人士一直如此犹豫不前，这点或许向有心的研究者传达了一项信息。部分问题出在：要讨论屎 (shit)、干 (fuck)、屁 (cunt) 等字词而不用到这些字词本身，实在很难。虽说已经有人这么做过。1948 年，一个名叫伯格·强森 (Borges)

1 four-lettered word, 即以四个字母组成的脏话，如 shit、fuck、cunt 等。

[1] 见 Bryson (1990) 对辞典编纂史引人入胜的介绍。

2 shit is about to hit the fan (屎快打到风扇上了) 是英文俗语，指事情快要大条了、情况快要弄得很难看了。

3 此处“狗娘养的”应是指飞机，即机师说情况糟到必须弃机。

[2] Bryson, 1990: 219.

Johnson) 的人^[1]在绝口不提任何四字词的情况下，成功写出一本讨论咒骂的书，书名颇为浪漫：《不敬语的失落艺术》(*The Lost Art of Profanity*)。杰西·薛洛尔 (Jesse Sheidlower) 也写出有名的《那个 F 开头的字》(*The F-Word*)，但这种事做起来绝对不容易。

为写作此书进行访谈时，我也碰上若干困难。有一次，我跟澳洲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简称 ABC) 记者谈到该公司对于广播及电视节目里使用屎一字的政策。我们开口闭口都是这个字，令那位记者极度不自在，最后她忍不住请我允许她改说“那个 C 开头的字”。之后访谈便进行得一帆风顺，但那僵局解决之前也耗掉不少时间。相较之下，研究动词过去式字尾就不会触怒任何人，因此似乎是个麻烦少得多的主题。

然而，奇怪的是，语言学家竟一直让自己受到这项禁忌的影响，导致相关的探讨研究少之又少。毕竟，人体的某些下方部位也是不登大雅或儿童不宜的；但我们还是有泌尿专家、直肠专家、妇科专家，他们都不怕把这些某某专家的称谓跟自己姓名并列在大门门牌上。我们不会只因为蜗牛长得丑，就禁止生物教科书提到它们；社会学家也照样研究犯罪心理，不管犯罪内容多么变态。如果这些专家可以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域，并不因此表示赋予那些对象价值，也不必受限于其他人的审美判断，那语言学家为

[1] Bryson, 1990: 219.

什么不可以？

当然，说到对本书主题缺乏兴趣，我指的是学术界缺乏研究兴趣。在学院的象牙塔之外，大家对它可有兴趣得很；事实上，似乎每个人对这主题都自有一套观点。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关于咒骂的故事”急于分享。大部分观点都很极端，而且通常抱持负面的批判态度。

此外，跟许多外行人或说门外汉（folk）观念一样，人们对咒骂抱持的看法充满了迷思。

一大迷思是，咒骂具有毁灭性。举例来说，北美有个叫作“诅咒控制学院”（Cuss Control Academy）^[1]的机构（不骗你），由非教徒组成，致力于提高大众的警觉，让大众意识到咒骂的负面效应。这些人认为咒骂一无是处：咒骂让你显得粗鄙，咒骂是一种社会恶习，咒骂会腐蚀语言。该学院举办工作坊，教人如何减少使用不敬语、粗话、猥亵字眼以及失礼冒犯的俚语。只消付一笔合理费用，你就可以学习“驯服口舌的十大秘诀”，有机会在宜人的环境中加以练习，在那里你能得到为人理解的安全感，心知自己既是在改善自我，也是在改善社会风气。

诅咒控制学院的院长詹姆斯·V. 欧康诺（James V. O'Connor）非常担忧父母咒骂对小孩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写了《控制诅咒：遏止诅咒的完全指南》（*Cuss Control: The Complete*

[1] 进一步资料可见 <http://www.cusscontrol.com>

Book on How to Curb Your Cussing)^[1]一书，专门协助为人父母者维护词汇清洁。他认为我们咒骂是因为懒惰，因为咒骂很容易，因为我们误以为它无伤大雅。我们的孩子在诅咒文化中长大，到处都听到它——家里、街上、电视、电影——因此若他们不了解咒骂何以是“错”的，或许情有可原。对他们来说，“别诅咒”可能只不过是又一条等着他们去违反的规定。欧康诺接着宣称，小孩一开始学咒骂可能是因为叛逆，就像学抽烟，但日后也可能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惯^[2]。

对咒骂公开表示不满的——且通常出于无知的观点——不只是一般公民组成的团体。2003 年 12 月，加州议员道格·欧瑟 (Doug Ose) 对摇滚明星波诺 (Bono) 在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中说粗话 (我想那句闯祸的话是“干他妈的精彩”) 大感气愤。该句粗话出现的场合是金球奖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而事后波诺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也使很多人十分气愤。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简称 FCC) 判定波诺把干他妈的 (fucking) 用作形容词，因此他免于被官方打手心。

这时道格·欧瑟提出一项法案，禁止某些字词出现在广电节目中。该法案名为“广电清洁法” (The Clean Airwaves Act)，禁

[1] 由 Three Rivers Press 出版 (2000)。

[2] 欧康诺的完整论点可见 Sharon Bloyd Peshkin 对他的访问，标题为 “Swearing off foul language”，贴于 <http://www.chicagoparent.com/CPpages/archives/Interview%20Archive/Int0500.htm>

掉了八个咒骂词（关于此事件的所有报道中，我找不到任何一篇完整列出哪八个词，这一点或许别具意义）。欧瑟主张，这些不敬语无论用作动词、形容词、动名词、分词或不定词，都应该视为非法。

此事件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高度瞩目，不过好像只有我有兴趣注意到：波诺那句粗口其实是副词，FCC 却误把它判定为形容词。然而一名澳洲记者倒是提及，不知 FCC 的裁决是否会让学生更有动机学习文法，“至少知道可以怎样逃过责罚”^[1]。

就我对文法——以及对学生看待文法的态度——的了解，我丝毫不怀疑，干他妈的之为形容词所获得的文法转圜空间，一点都不会影响人们说或不说什么。套用蒙特古（Ashley Montagu）的话，最基础的事实是：“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明令禁止，便放弃咒骂的习惯。”墨索里尼曾推动消灭咒骂的运动，用海报和大众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劝导意大利人 Non bestenniare per l'onore d'Italia（“为了意大利的荣誉，请勿咒骂”）^[2]，但毫无效果。

这项禁忌的影响也及于个人家庭层面。网络上有个星象学家，取了个很合适的名字叫“月娘”（Luna），用电子邮件发送星座运势指南，包括回复寄到“月娘信箱”的读者提问。我看到这一封，署名是“哪儿都不能带她去”：

[1] 《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2000 年 12 月 22 日，页 16。

[2] Montagu, 2001: 24 - 5.